

第二節 光與色的創作者莫內

一向喜愛以大自然美麗風光為創作題材的莫內於 1840 年生於巴黎，是印象派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印象派一詞的由來是從莫內於 1874 年發表的作品《印象·日出》^{註 26} (圖 3-2-1)一畫而來的；印象派運動是 19 世紀自然主義傾向的顛峰，莫內讓世人體悟到光與自然的結構。

筆者此次創作中，受到印象派畫家描繪大自然風光作品的影響，有一系列作品以即興構成為題材，希望給人進步與現代的感受。本節主要研究目的在於筆者期望透過莫內作品中對於大自然的取材與表現方式之研究，以作為筆者本次創作之依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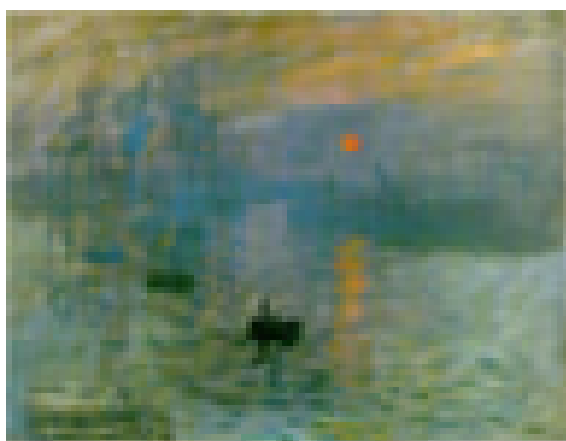


圖 3-2-1：《印象·日出》莫內，1872 年，
48 × 63 公分，油彩·畫布，巴黎巴爾蒙頓博物



圖 3-2-2：《蛙塘》莫內，1869 年，
75 × 100 公分，油彩·畫布，紐約大都會美術館

莫內的創作主要透過戶外寫生追求光與色彩，為了窮究光線與色彩的奧秘，終其一生創作出不少佳作，如：《蛙塘》(圖 3-2-2)、《遊艇畫室》、《阿戎堆的賽艇》、《印象·日出》、《乾草堆》、《盧昂大教堂》、《白楊樹》及後期持續近三十年的《睡蓮池》系列，筆觸、光影與色彩早已打破物體形象的輪廓，成了

註 26：一八七四年，因官設沙龍被學院派畫家所獨佔，且不承認印象派的作品，於是這群青年畫家們，便借用了攝影商那達爾的二樓，展出畫作。其中，莫內展出了一幅名為「日出·印象」的畫作，被一名美術記者譏為印象派。莫內積極採用這個名稱，自第三次畫展以後，便乾脆稱為印象派畫展。

抽象畫作品，也就是這般如科學家一樣的實驗和改革精神，才有二十世紀多采多姿的現代美術。莫內的作品中呈現出千變萬化的光與色彩，是筆者一直致力表現的重點。

筆者始終堅持的創作理念為：表現所處時代的景物，並注重戶外創作。這樣的觀念與莫內的創作理念非常契合，筆者初學繪畫時便經常利用假日到戶外寫生，以捕捉大自然千變萬化的光線與色彩；如作品《捨近求遠》(圖 5-2-4，p.94)。

筆者發現，莫內一生和水有很深的淵源，童年時光大部分在海港邊渡過的莫內，成為風景畫家之後，舉家遷移好幾次，大多選擇靠近有水的地方，尤其是賽納河沿岸的城鎮瓊特伊與吉維尼^{註 27}；這些賽納河流經的美麗城鎮也是印象派畫家創作靈感與取材的最佳來源，因此賽納河是印象派的搖籃。

而筆者童年居住的故鄉宜蘭，同樣是山海圍繞、綠水常流的風光；筆者假日常和同伴到海邊撿石頭、追逐浪花，或到河邊游泳、釣魚；這樣與大自然親密的接觸與愉快的經驗，讓筆者在風景寫生時對水產生深刻而特殊的情感；如作品《互別苗頭》(圖 5-2-1，p.88)。

莫內於 1872 年由英國倫敦搬回法國，定居於賽納河畔的阿戎堆^{註 28}。莫內喜愛表現生氣勃勃的阿戎堆，在他筆下的阿戎堆，時而色彩明亮、水光粼粼；時而寧靜安詳、藍天白雲，船影搖曳生姿，樹影灑在金黃色的草叢和步道上，

註 27：1883 年 4 月，莫內借住在巴黎之西約 80 公里，瀕臨塞納河支流艾普特河的吉維尼 (Giverny)，這個附有廣大庭院及果樹園的農家，成為莫內終生安居之地。他在 1890 年將房子買下，1893 年將附近的地買下，並開始營建水上花園。其實，他最終的目的就是把水上花園當成戶外畫室，規劃成一個藝術樂園。

註 28：1870 年普法戰爭爆發，莫內舉家前往倫敦，並遇上畫商杜朗-魯耶，開始為他工作。1871 年底莫內回到巴黎，在塞納河畔阿戎堆區租一間陋室居住，次年繪有〈阿戎堆的賽艇〉。

畫中景色十分迷人，難怪吸引許多印象派畫家競相以此為描寫的對象。筆者受到莫內的影響也喜愛在作品中傳達出一份生氣勃勃的氣息；如作品《餵魚秀》(圖 5-2-6，p.98)。

爲了描繪河岸景物與水中波光，莫內模仿杜比尼^{註 29} 訂造一艘船屋當作畫室。如此一來，更能與水作近距離的接觸，感受更直接、視點更豐富，畫面也更生動感人。這時期的代表作有作品《蛙塘》、作品《阿戎堆的賽艇》、作品《遊艇畫室》(圖 3-2-3)及作品《阿戎堆附近的罌粟》等等。



圖 3-2-3：《遊艇畫室》莫內，1874 年，50 × 64 公分，
油彩·畫布，奧特盧·克羅勒穆勒國家博物館



圖 3-2-4：《埃普特岸的白楊樹》莫內，1891 年，
90 × 70 公分，油彩·畫布，私人收藏

1891 年莫內著手製作塞納河支流埃普特岸的「白楊樹」連作，例如作品《埃普特岸的白楊樹》(圖 3-2-4)，就是連作中的第一幅。這些沿著蛇行的河流而極有秩序地排列著的白楊樹，表現出順光與逆光下的林相，青藍色成了畫面上最迷人的主色調。河岸造成了立體、遠近的空間感，在不知不覺中又與下部的波光水影和上部的疏落的白楊樹融匯在一起。樹幹把畫面分割成豎立條狀，錯落有致的樹葉則表現了透視關係。

註 29：杜比尼（1817—1878），法國風景畫家。1862 至 1864 年莫內在巴黎的藝術學院及葛列爾（Gleyre）的畫室中學畫，因而結識了雷諾瓦、希斯里、及巴吉爾。夏季時，四人結伴到楓丹白露森林繪畫旅行，在那兒與杜比尼和巴比松畫家們相識。

莫內是從浮行水上之船屋畫室內作畫的，所以視點顯得很低，白楊樹樹幹垂直挺立，產生分割畫面的作用；茂密的樹梢一棵棵連接成由上而下、由左而右如 S 形蜿蜒曲折的捲帶，構圖變化頗具新意，而莫內最關注的仍然是光與彩的交響。

筆者在此次個人系列創作作品中，在構圖上也受到莫內的影響，嘗試採取低視點的角度，如作品《難得的悠閒》(圖 5-1-6, p.86)，以營造宏偉的視覺感受；而逆光的表現也出現在筆者作品《不平靜的早晨》(圖 5-1-5, p.84)中；至於 S 形蜿蜒曲折的構圖，則應用在作品《互別苗頭》(圖 5-2-1, p.88)中，以產生視覺上的律動感。

莫內從 1899 年到 1926 年逝世為止，足足有 27 年間不斷地以睡蓮池為畫題從事連作。他重覆地畫著自家的「庭園」，其實並非畫睡蓮和仿日式造型木橋，而是描繪反映水塘四週環境的「水的表情」，描繪從對象反射過來的「光的波動」穿過空氣而傳來的印象。例如作品《睡蓮》(圖 3-2-5)，畫面色彩繽紛、筆觸厚重，樹葉花朵在光線照耀下，散發耀眼光彩與迷人的氛圍。在這些作品中，池塘變成魔鏡，反照出各種光線下所呈現的美麗色彩。睡蓮的藍、綠葉子和紅、白花朵相互交錯，襯托著池水的濃暗的陰影，構成強烈生動的對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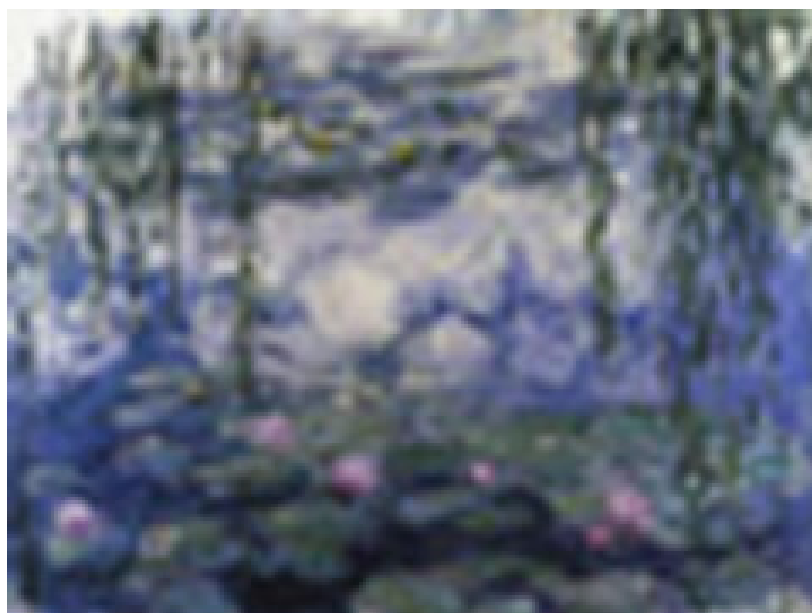


圖 3-2-5：《睡蓮》莫內，1919 年，150 × 197 公分，油彩·畫布，法國巴黎瑪蒙丹美術館

莫內把一生中所經驗的「時間」和「空間」，全部都表現在「睡蓮花間的水池」中，在蒼綠的水色中，有人看到一片「混沌」，有人卻看到了「平穩」；因為，莫內的藝術已達到兩慣性的境地，達到普遍性之本源。筆者也在作品《白浪濤濤》(圖 5-1-4，p.82)中嘗試將色彩並置於畫面上，以產生水面波光躍動的效果。

莫內一輩子熱衷於觀察水、表現水，藉著水來表現光與色彩的變化；從港口邊的海水，到小河或運河，莫內透過創作傳達出對水的深刻情感，水多變的形式如霧氣、蒸氣、冰雪，也成了他努力研究的主題；如研究晨霧畫了《印象·日出》，研究水蒸氣創作了《聖拉賽車站》(圖 3-2-6)。



圖 3-2-6：《聖拉賽車站》莫內，1877 年，60 × 100 公分，油彩·畫布，巴黎奧塞博物館

莫內常針對同一主題選擇不同角度、不同時間、不同季節與天氣，用短而連續的筆觸，巧妙、快速卻又準確的把紅、黃、藍、綠等顏色以對比色並置，畫面時而清澈、時而朦朧、時而耀眼奪目閃閃動人、時而景物消融在背景中，色彩繽紛卻又十分和諧，筆筆肯定有力而又生動活躍，不僅掌握特定時空條件下光影的特徵，也傳達出其內心澎湃的思緒。

筆者非常佩服莫內針對同一主題的驚人創作毅力與堅定的意志，從筆者切身體驗中發現，這需要有過人的毅力、敏銳的觀察與表現力才能達成；和莫內相比，筆者實在還有非常大的努力與進步空間，對筆者而言是一種激勵、鼓舞，更是一種挑戰。

莫內擅長以敏銳的觀察力，精確而又快速的揮動畫筆，企圖與時間賽跑，為捕捉瞬間即逝的光影和色彩，展現驚人的創作毅力和速度，這不僅需要有過人的體力、敏銳的觀察力、生動的表現力，更是生命熱情的高度展現，莫內可以說是一位光與色的創作者，更是熱愛大自然與生命的偉大藝術家。

莫內對於風景畫創作的執著與精神，令筆者非常感動，筆者熱愛以大自然為表現題材，執著於戶外寫生的創作方式，即是受到莫內的影響。筆者也認為，唯有發自內心對大自然的感動與真摯的情感，從日常生活週遭熟悉的景物，才能表現大自然的本質與氣息，進而感動人心、獲得共鳴。